



(日九十月九)

文

劉母易孺人家傳 (息菴)

讀陳東山劉氏有賢母曰易孺人，處士漢賢之女，其賢今希之矣。予自歲年鵬年，有年，皆有至性，而鵬年勤學工文詞，官部陽令，有循政，國府備任長岳關監督，與予善，述母德請為之傳。劉氏世業耕讀，至易孺人治家，其孝其勤其節，其有法度，子女既畢，食指日繁，自梁山移家小，而起，潔庭除，治朝膳，先事而辦，力作無令失時，滌滌衣私，鎮日忘疲，就寢常獨後，厨無餘饌，即以米漿充膳，夜事紡績，每至宵深，親長慰勞，心感其愛，終不虛寸晷也。

(未完)

詩

和聖夫司令壽詩韻兼示个石

州辰

邊鄙欣無事，龍關坐鎮年，露生彩色，運會慨連連，感立心多苦，名壽亦全，春風歸日，共醉葡萄筵。

夢筆驛

(華菴)

驛路秋晴草欲枯，六朝人去恨啼烏，愁將異代生花筆，空寫斜陽畫圖，錦繡樓臺夢，雲霧冷落治城無，文通才盡思難盡，刻意清吟似我無。

劍池

吳王夫差劍池在治城山劍池即在其下今朝天宮是其遺址

百鍊辛勤事業難，向除龍劍血痕斑，每從雲氣觀牛斗，曾試鋒鋦鑿寶環，漫看影浮霜殿月，殘紅秋盡冷城山，清池一掬清煩熱，時海屠鯨只等閑。

景陽樓遺址

華樓漢七草如煙，空向荒園拾翠鈿，粉黛可醒長樂夢，苦教如夢永明年，樓台露隱鐘聲歇，羅綺香銷畫本傳，(清金雲門女史畫景陽宮圖)至竟樓前遊獵地，暮雲慘淡冷城邊。

雞鳴埭

在後湖畔齊武帝永明中宮女高餘人數幸獵邪為獵夜發宮中至玄武湖因有雞鳴埭之稱湖波夜靜水聲七，愁聽雞鳴曉寒，可有疏鐘來上苑，却憐殘夢驚那，獵邪此日悲孤鬼，博望

雜俎

趙興堂

(戴慈恩)

庚子夏，聯軍佔領津城，向民間索食，食之大宗，為雞鴨鵝卵三色，居民不及遠避者，皆須饋遺，既而，則揭之以槍柄，錫之以鞭，甚且撻而囚之，以待贖，國未亡，苦已吃盡，人間慘劇也。有興堂者，商民也，能言善事，見洋人多行不義，民不堪命，適奔走巨室之門，集資舉辦支應局，並籌善洋諸君作舌人，與聯軍訂約，每日供給食用若干，不得外出擾民，約既成，由各巨室開資，交納承辦食品，趙興堂分赴四鄉收買雞鴨鵝卵之屬，不足，益之以牛羊菓品，聯軍悅，遂安之，民亦德之，無如，日用浩繁，先之承認發起者，一助而不再助，且洋人之食，惟趙是問，且時見無關於己，遂任趙之生死不問，積久，局中負債二千餘吊，趙既周轉不靈，無能舉債，食源斷絕，聯軍之需索如故，無以應，則擬昇趙以槍殺之刑，時津民，於趙灰中討生活，自願不眠，對趙愛莫能助，儲金者，惟津紳某姓，亦發起支應局者也，趙作棄庭之泣，哭聲如哭，起以洋人既不打我我矣，誓不出賣，力盡，擬自殺，又恐津民復受荼毒，適以徑尺之釘，釘其腰肉于紳之門，不語特斃，聯軍首領，見而憐之，罷其支應之役，惟欠外之債，仍無償法，紳恐趙死，召集衆紳，湊款清償之，趙始出釘，然去死亦一聞耳，噫，今我國人過橋抽板往往如是獨覺注

游記

秦嶺旅行紀

(續)

陝西實業考察團

八月十九日於山自昨水寄韓文公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即吟於此，漢高祖入關，即經此道，上述數道，均為古今秦嶺之險，雖名為道，實則一步數曲，或經山腹絕壁，或經深溝之底，非身臨其境者，難以想像其險阻之狀，此外若千小路，更難行矣。

佛法萬能活人濟世

為世內外利濟萬民，佛法萬能活人濟世，凡有疾苦者，不論男女老幼，皆可來此求醫，本堂設在漢口，交通便利，藥到病除，功德無量。

漢口同仁醫院



第一特別區碼頭

電話九零一及二零一號